

天天向上
彭学军
成长书系

向上的糖

生长的

彭学军◎著

阅读彭学军

就是阅读不同的世界

发现不同的自我

让每一个不同的你快乐健康成长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向上
天学军
天彭学军
成长书系

向上的糖

生长的

彭学军◎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上生长的糖 / 彭学军著. -- 天津: 新蕾出版社,
2018.5

(天天向上·彭学军成长书系)

ISBN 978-7-5307-6712-2

I. ①向… II. ①彭… III. ①儿童小说—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0217 号



书 名: 向上生长的糖 XIANG SHANG SHENGZHANG DE TANG

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300051)

出 版 人: 马梅

电 话: 总编办 (022)23332422
发行部 (022)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 (022)233324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97 千字

印 张: 8.75

印 数: 1-15 000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 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 (022)23332677 邮编: 300051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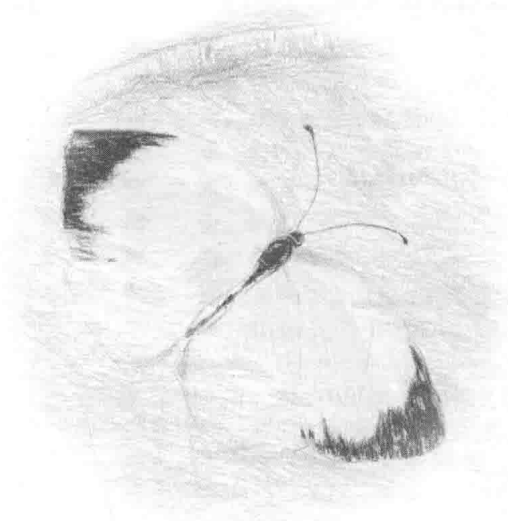
- 1 向上生长的糖 ……1
- 2 纸窑 ……29
- 3 树下有个卖桃子的男孩 ……77
- 4 宝贝 ……99
- 5 我想养一只狗 ……129



6 冰蜡烛 ……183

7 天晴了 下雨了 ……205

8 我的书包丢了 ……237





向上生长的糖。

看上去，那株植物才齐小树的胸口，可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什么，嘴里立马有了一丝丝的甜味，好久没尝过这么诱人的味道了。

小树也知道，现在它还不甜，它太小了，可它会慢慢长大，等差不多有两个小树那么高、有大人的拇指那么粗时，它就甜了。当然，它不可能像甘蔗一样甜，虽然它们长得有点儿像。

看见它，小树立马就记起了外婆，记起了外婆也就记

起了它的名字——甜粟秆。外婆是这样叫的。

放学回家的路上，小树被一只野鸡吓了一跳。他正走着，突然什么东西扑棱一下掠过头顶落到前面的草丛中，小树看清楚了，那是一只羽毛艳丽的野鸡。野鸡飞得不流畅，起起落落的，小树料定它受伤了，就去追。坎下坡上追了好一阵，野鸡还是飞得没影儿了，小树往回走的时候就看见了那株甜粟秆。

它长在坡脚的阴影里，三面土坎围着它，让人感觉它生长得很隐蔽，不想被人发现，只想躲在这里悄无声息地长大。可小树发现了它，这个发现给了他比发现野鸡更大的惊喜。甜粟秆，甜粟秆！小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叨着。

很久以前，小树见过甜粟秆。那时的甜粟秆不是一株，而是很多，数不清。当然，数不清是因为小树还不识数。它们栽在外婆的菜园子里。过年去外婆家拜年时，那是小树最馋的零食。除此以外，还有花生、核桃、烫皮、炸薯包……它们是香的、脆的，炸薯包还有一点点辣，唯独不是甜的。在吃了那些香的、脆的还有一点点辣的东西后，如果没有足够的甜味搅和一下、调剂一下甚至是庆贺

一下，那些香的、脆的和一点点辣的吃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吃得没意思，对孩子来说，过年的意义也就不大了。那种包着漂亮糖纸的奶糖也不是吃不到，可一大捆甜粟秆可以让他们咔嚓咔嚓地从太阳偏西啃到月亮升起来。

他们这群孩子，有的管小树的外婆也叫外婆，有的叫奶奶，给她拜年的孙子和外孙们，加上小树，有八九个呢。孩子们围着烧得旺旺的火塘啃甜粟秆，滋滋地吸干了甜津津的汁水后，噗！把粟秆渣吐在火塘里。一小团粟秆渣一开始只是冒着浓烟，一会儿就噗地燃了起来，转眼间便化得不见了。吃得高兴了，喜欢挑事的孩子会举起甜粟秆在某个孩子头上敲一下，那孩子不干了，跳起来还击，然后两人就地取材用甜粟秆当兵器，嗨嗨地打斗起来，时不时还啃一口手里的“兵器”，直到“兵器”都下了肚，打斗也就结束了，不分胜负。

所以，比起真正的糖来，外婆家的孩子们更喜欢甜粟秆。

那是他们的糖。

小树六岁那年，外婆去世了。舅舅把甜粟秆都砍了，种上了烟叶。舅舅本来就一直反对外婆种甜粟秆——也太宠

孩子了，村子里还有谁会种这没用的东西？占地又费工。也是，这东西除了哄哄孩子的嘴，不能卖钱，不能抵饱，没人会种，也不知外婆最初是从哪儿弄来的。

现在，这坡脚的阴影里居然会挺着一株甜粟秆。

小树咽了一口唾沫，决定要好好看护这株甜粟秆，等它长大，长成可以吃的样子。

回到家，妈妈已经做好了饭。妈妈今天回来得早一些，她说吃了饭要赶紧去店里。她托别人去城里进了货，一会儿就送到——妈妈在小镇的西头开了家杂货铺。

平时，家里就只有小树和妈妈，姐姐大小树好几岁，初中毕业后就进城打工了，要过年过节才会回来。爸爸……小树不太能想到爸爸，他离开家的时候小树才五岁，之后，小树就没再见过他。偶尔，爸爸会给家里寄回一些钱。妈妈说，爸爸在北边打工，很远很远……可也有一些闲言碎语传到小树耳朵里，说他爸爸不会再回来了，他已经不要这个家了。小树装着没听见——就算听见了，他又能怎么样呢？

小树本来想和妈妈说说甜粟秆，说说他记忆中的外婆

的甜粟秆，还有他在回家的路上想起来的关于甜粟秆的另一种吃法。可妈妈一副着急的样子，胡乱地扒拉着饭，鼓着满满一嘴的饭菜交代小树要好好写作业，把门问好。

最终，小树什么也没说，并决定，对谁也不说，一个人守着甜粟秆，看着它慢慢地生长，长高，变粗，成为甜甜的糖。

二

以后，每天放学回家时，小树都会绕到这里看一眼甜粟秆。

他先前后看看，确定没人注意到他，就攀着树枝从小路一侧下去，然后跨过一条小水沟，走到对面的田埂上，沿着田埂横着走一段，再竖着走一段，就看到了坡脚旮旯儿里的甜粟秆——这么隐秘的地方，应该不会有人知道吧？但他还是觉得小心点好。

有时，小树会在一旁坐下来，和甜粟秆说说话，比如关于甜粟秆的另一种吃法。他很晚才知道，甜粟秆还可以

这样吃——一勺一勺的，像喝水一样。妈妈没时间听他说，他就说给甜粟秆听了。

那年，小树没去给外婆拜年，他生病了，发烧，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感觉有什么凉凉的东西碰着自己的嘴。他下意识地微张开嘴，一线清甜的汁水流进了嘴里，睁开眼睛一看，是外婆。外婆把甜粟秆剥了皮后切成一小段一小段，放进擂钵里去擂，再把擂渣用纱布裹着挤出里面的汁水。那汁水清香，甜度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刚刚好。

这个关于甜粟秆的另一种吃法的记忆，让小树觉得齿间好像沁出了一丝丝的甜意，可心里却一下子变得好空好空。没了外婆和外婆的甜粟秆，也没了团圆的日子，小树的那些兄弟姐妹再没聚齐过。大家好些都去了城里，打工的打工，求学的求学，各自散去，就像小树的姐姐一样，小树每年只能看到她一两次。

那么，这株甜粟秆应该就是外婆的甜粟秆吧！不管怎么说，小树就是这样想的。

本来小树都是放学后去看甜粟秆的，可这天在上学的路上，走着走着，鬼使神差地，他就朝甜粟秆的方向走去。

甜粟秆没事，好好的，小树准备转身离开时，突然觉得哪儿有点儿不对。

阳光？没错，阳光！

那天太阳很好，黄灿灿、亮晃晃的，小树走得有点儿热，可这里却阴阴凉凉的，再看甜粟秆，就觉得它不太精神，不够水灵，不是那么的生机勃勃。甜粟秆东边的那道土坎挡住了阳光，就算到了正午的时候它也享受不到多少阳光，因为这个地方有点儿往里凹。怪不得小树觉得这些日子它几乎没有长高，还是在他胸口那儿。

怎么办呢？要把东面的土坎削矮一点儿就好了。他绕到土坎上，跺了跺脚，看看土质怎样。谁知这一来有了一个发现：那不是土坎，而是一堵墙——扒开杂草，露出了一块块发黑的砖——可这里怎么会有一堵墙呢？很久以前这里有房子？不管它，反正是墙就方便多了。

小树放下书包，四处搜寻了一遍，找到一根竹棍，一头还被削尖了，正好，用它撬那些本来就有些松动的砖块很顺手。

小树很忙乱，撬下一排砖后就得跑上跑下各个方位看

看，得让阳光照到甜粟秆，同时又要保证它的隐秘性，好难兼顾，可小树必须兼顾。

终于，一缕阳光落在了甜粟秆的尖顶上，这真是一次期待已久的相逢！那被阳光照耀着的顶端部分立马焕发出异样的神采，绿光莹莹，原本垂顺着的片片叶子仿佛都在努力地向上扬起，想要承接更多的阳光！

小树没时间欣赏这生机盎然的一幕了，他捡起书包朝学校冲去……

放学后，小树又去看了他的甜粟秆，也不知是不是错觉，他觉得甜粟秆真的长高了一些。

三

这些日子，天好像除了下雨就不会干点别的了。

它忘了在清晨让太阳照亮镇子东面的坡顶上那座破破烂烂的塔，当然也就不可能在正午的时候将学校操场上的旗杆的影子压得缩成脚下的一个点——好像那通透的阳光有万钧之力似的。傍晚——同样也是指天晴的时候，夕阳

会把西面的红枫山映得像着了火似的，仿佛真有千万棵枫树让秋霜点染上了嫣红一样，而事实上，山上一棵枫树也没有，全是竹子。即便不是大晴天，天空不是蓝的，蓝天上没有明晃晃的太阳，没有白云朵朵，死眉瞪眼地阴着也可以呀，甚至强劲地刮着风、乌云滚滚什么的，都可以，只要不下雨！可天偏偏就只会下雨，没完没了。

甜粟秆让雨一拨一拨地浇着，脚下窝着一汪水，细细的秆子在风中摇摆着，叶片耷拉下来，瑟瑟发抖，好像随时都会倒伏下去。

小树用手扒拉出一条小沟，把那汪水导走，可第二天去看，又是一汪水。这样不是办法，得给它搭个棚子遮住雨才行。

这天晚饭后，妈妈又去杂货店了，小树望着下得不徐不疾的雨愣了一会儿神，就去柴房乱翻一气，找到了几根竹子。小树把竹子放在柴墩上砍，砰砰砰，砍得一样齐，再把另一头削尖了，用绳子捆好，夹在腋下，撑着伞冲进了雨里。

到了甜粟秆那儿，小树开始了他的搭建工程。撑着伞

没法儿干活儿，他就干脆把伞收了放在一边，还好这阵子只是淅淅沥沥的小雨。

围着甜粟秆，他把竹棍一根根插进土里。雨水把地泡得松软，这个不费劲。插好后他才发现，他需要一团麻绳，横七竖八地绕在竹棍的顶端，再放上些枯树枝、树叶什么的，棚子就搭好了，可上哪儿去找麻绳呢？最后，就只好这样了——把伞送给它吧！

小树把伞撑开，架在竹棍上面，再弄些稀泥糊在伞顶，压着，别让风吹跑了。好了，妥妥的。

在水沟里洗干净手，小树才发现，天差不多要黑尽了，雨不知什么时候大了起来，头发湿答答的，衣服也淋透了，虽说是初秋，风一吹，还是冷飕飕的。小树赶紧朝家里跑去。

妈妈还没回来，小树胡乱擦了把脸，把湿衣服脱掉，钻进了被窝儿，一会儿就睡着了……

其间，小树醒来过好几次，妈妈守着他，吃药，喝水，尿尿。等他再次睁开眼睛，咚的一下坐起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

床的对面有一扇窗子，窗外是晒架，上面放了个大簸

箕，妈妈又在晒大茼菜了。这么说，天晴了？窗外亮晃晃、黄澄澄的，是那种透亮的柠檬黄的颜色。这还用说吗？天晴了。

太好了，天晴了！

一缕饭香飘了过来，小树突然就觉得饿了，很饿很饿。他穿好衣服冲进了厨房……

吃了午饭，妈妈又去杂货店了。临走时她再三交代小树，病刚好，不用去上学，她已经替他请好了假，更不许出去玩，就在家待着，哪里也不许去！

小树还算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可是他太想知道他的甜粟秆怎么样了。看了一会儿电视，他就出门了。

到了甜粟秆那里，他看到了什么呢？那把伞已无影无踪——很有可能是被风吹走的吧？吹到了路边，正好有经过的人没带伞，就捡了去。他插的竹棍东倒西歪的，甜粟秆也歪着，往右边歪，还好有一根竹棍往左边歪，刚好就撑住了它，就像一个快倒的人靠在了别人的肩膀上，当然，这个肩膀也太瘦了点。

小树把甜粟秆扶正，在根部培了更多的土，压实，又